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新 世 纪 小 说 大 系

都市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王宏图

须 徐 陈 潘 任 陈 王 盛 吴 王 张 唐
一 则 希 向 晓 家 安 可 玄 宏 生 颖
瓜 臣 我 黎 雯 桥 忆 以 图 图 颖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 主编 ·
陈思和

都市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王宏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 都市卷/王宏图编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1-4945-2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都市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718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品人：陈 征

统 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方 铁

封面设计：钱 祯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都 市 卷

王宏图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42 插页 2 字数 523,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45-2/I·3876 定价：5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陈思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邀约我主编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经过我们同人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套九卷近三百万字的小说选集，时间期限为 2001 年到 2010 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容分为记忆（张新颖编）、乡土（李丹梦编）、生态（王光东编）、都市（王宏图编）、底层（黄平编）、科幻（严锋、宋明炜编）、奇玄（潘海天编）、武侠（姚晓雷编）、青春（金理、李一编）九大主题，十一位编者对自己负责的主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们将心得写入了各卷序文，综合起来看是对新世纪小说做的一份继往开来的总结。但是我们希望这套系列不仅是新世纪小说成就的总览，也是我们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直面现实、拓展未来的一份思考和实践。

虽然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标志，但是在人文心理上，“新世纪”隐喻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回顾此前百年，从甲午海战辱国、维新变法失败、义和团群氓暴乱、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开始，现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屈辱与自残的苦难历程，而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种屈辱和自残的怪圈行将终结，苦难历程似乎有了转机。911 事件发生、冷战思维结束、反恐和世界主要冲突的转移、金融危机、中国进入 WTO 和经济迅速崛起，等等，都是新一轮世

纪交替时出现的令人瞩目的信息,而中国在“潜龙腾飞”的过程中造成的山崩海啸、拖泥带水、沉渣泛起的滚滚乱象,又给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方生未死的大时代里,我们的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大时代的积极思考和深切感受。

新世纪小说创作是携带着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阴影走过来的。90年代“无名”的文化特征深深楔入了新世纪的精神领域,并且更加普遍和深化。所谓“无名”状态,是指文化上出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而某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共名”的主题早已经拢不住民族精神走向,在文学上便显现出更加散漫混乱而又丰富复杂的景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小说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也体现在不同文类的多元并存,在各自的地盘上大领风骚。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争宠于读物市场,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竞争力:前者的高标是2000年和2012年相隔十二年高行健与莫言相继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创作井喷现象,标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在新环境下获得了世界性的确认;后者的证明是新媒体各类写作已成蔚然大观,网络小说中不同文类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与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说潮流竟有了暗暗对接的奇观。现在还不能说,主流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汇合而产生新的小说实验和新的流派,但是,两大类小说之间观念上的鸿沟开始慢慢地缩小、有了互相吸收的可能。其实,这也是我们期待于新世纪文学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个理想促成了我们策划这套大系九大主题的动机。

大胆一些说吧,我认为新世纪小说整体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其标准当然不是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为哪一派系的政治思想

所利用是否得力;而是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艺术表现的手法的创新上,都产生了一批风格独特的典范作品。一批持续了三十多年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们从笼罩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下走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站在民间立场上从事创作,坚持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艺术地、无伪地、血肉地描写这个大时代的一切方面,严肃反思和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立见解。这批小说艺术家的创作艺术经验亟需学术界从理论的高度给以总结,提升其创作精神,巩固其已经获得的成就。

但我们也绝不回避另外一个现实:新世纪的文学发展确实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阶段,现在处在瓶颈状态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凝聚了三十年创作经验和半个世纪生命体验而成就的艺术业绩;但同时也必须关注到,转型期的社会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风波以后,历史的经验被遮蔽,人文的传统发生了断层,尽管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血脉继续在传承中新尽火传,但毕竟失去了整体性地普及致远的力量,而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白的是依凭新媒体崛起而生的大众娱乐文化。在这一方面,新媒体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影响催生了新一代文学创作及其受众,回归民间的文学在自发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似乎返回到上世纪初蓬勃萌发的晚清文学状态,原先“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前提被抽取,各类文学在民间和市场的土壤里有了自由生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新媒体文学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下延续而来的主流作家的文学之间有着鸿沟、隔膜以及某种潜在对立情绪。所谓“中年危机”,也包含了代际的传承和反叛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正是新世纪小说活力所在。两大文类之间没有根本对峙的内在理由,也

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文化传统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在其对立面的冲突、交锋与融汇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从主流文学吸取大量民间营养而从事创作的现象,从新媒体文学努力靠拢主流精英因素的现象中都可以意识到,一个新的融合和提升、进而传承而开拓的文学(小说创作)局面,将会在共同的努力下出现于未来。

鉴于此,我们策划这套大系的前提,是自觉抛弃“五四”以来划定的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我们努力避免用“高雅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俗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等二元对立的原则来规划和选择文学,在我们眼中,“科幻”、“奇玄”、“武侠”与“记忆”、“乡土”、“都市”只有主题之分而无轻重之分,更无正邪之分;“底层”、“生态”、“青春”与其他文类也只有主题之分并无新旧之分,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展示的文学现象,也是人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幻想、奇想和梦想。人类的任何念想都应该被人类自己尊重,只是我们对文学创作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及其思考,尤其重视。我们关注新媒体文学也许有点趋时,关注底层题材、生态题材、青春题材也许有点趋新,但从基本动机上出发,我们寻求的仍然是多元的融汇、丰富的创意和好作品的出现。

当我读完同人们精心挑选的九卷小说大系后,一种难以想象的惊喜洋溢在胸间,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此刻的心情,我特意借用一点篇幅,将九卷大系入选作品的作者名单排列于下面,他们是:方方、贾平凹、宗璞、迟子建、白桦、杨显惠、阿来、严歌苓、毕飞宇、苏童、魏微、莫言、林白、阎连科、李洱、铁凝、刘醒龙、王安忆、张炜、石舒清、王新军、张学东、葛水平、李锐、李约热、王祥夫、温亚军、乔叶、红柯、孙惠芬、刘

庆邦、田耳、尤凤伟、杨争光、董立勃、周大新、范小青、刘震云、杜光辉、陈应松、叶广岑、苦金、白雪林、卢一萍、雪漠、万玛才旦、次仁罗布、尹向东、杨志军、郭雪波、孙未、姜戎、蒋子丹、郭文斌、唐颖、张生、王宏图、吴玄、陈希我、盛可以、陈家桥、潘向黎、徐则臣、须一瓜、任晓雯、走走、林那北、韩东、滕肖澜、刘恪、宁肯、格非、艾伟、曹征路、马秋芬、罗伟章、刘继明、胡学文、葛亮、朱山坡、王十月、柳文扬、何夕、刘慈欣、马伯庸、王晋康、长铗、ShakeSpace、赵海虹、陈茜、万象峰年、拉拉、江波、夏笳、陈楸帆、飞氲、韩松、七格、潘海天、骑桶人、斩鞍、AK·冯·林檎、焚狐、文舟、揽云生、杨贵福、本少爷、楚惜刀、雷文、醍醐、徐来、丽端、cOMMANDO、骆灵左、Bruceyew、白亚、舒飞廉、李多、今何在、萧鼎、树下野狐、沧月、南派三叔、阿越、碎石、踏雪、江南、王晴川、步非烟、伊人无恨、小楸、王乃飞、子菜、杨叛、萧拂、方白羽、华发生、李亮、黄海涛、孙晓、凤歌、王松、榛子、凌可新、姚鄂梅、薛舒、鲁敏、傅爱毛、路内、张悦然、徐敏霞、秦贵兵、苏瓷瓷、甫跃辉、张怡微、叶弥、夜X、韩寒。

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面对这份名单大约都会有一种半生半熟的感觉，你可能对一类名字的创作很熟悉，但是对另外一类的名字完全感到陌生。如今我们把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视为一个完整的小说家方阵，勾勒了新世纪初中国小说作家的新阵容和新面貌。虽然与全国小说创作的所有作家相比，他们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也打破了以往单调片面的格局，让我们看到了大海般的波澜壮阔和无限丰富。

也许，我们在努力营造一个小说乌托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方向下努力寻求——2008年，我们在复旦大学举办了著名学者范伯群教授学术思想的研讨会，围绕范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深入讨论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2010年,复旦大学再次举办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研讨会,特别设立了一个议题:“断裂的美学:新世纪文学十年”,邀请了科幻作家韩松、飞氲,惊悚小说作家蔡骏,打工文学诗人郑小琼、80后女作家张悦然等进行专场讨论;现在我们编出《新世纪小说大系》,是这一系列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入文学创作现场所做的探索工作。只要觉得这项工作有意义,我们还将探索下去,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将与作家们一起,书写当代,开创未来。

2013年3月15日

杂色斑斓、诡秘阴晦的浮世绘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2001—2010)都市小说一瞥

王宏图

一、偷窥者的目光

我们不妨先从作家陈希我的《红外线》开首的一个场景说起。在各个城市遍地开花的所谓“高尚小区”里,一个生活安稳、举止体面的商人不经意间发现对面楼里有人持续不断地在窥探他。他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包括最为隐秘的细节在对方的目光下,全被褪去了厚实的遮羞布,一览无遗地尽收眼底。

就此,他平静的生活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久,他心神不定地溜进对面楼里可以窥视他居室的那个房间。但让他扫兴的是,那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毛坯房。随后,他的角色发生了陡转,从被偷窥者成了窥视者,专注而入迷地偷窥起自己楼上那对时常在花圃里当众上演恩爱秀的夫妇难以为外人道的生活,而小说的情节主线也借此铺衍而开。

那涂抹上了诡异色彩的结局自然让人怦然心跳,惊诧之余掩卷

反思,长存在脑海中的还是陈希我独特的风格:那是一种远离常规、近乎极端的叙述方式,他不惜冒犯通行的审美趣味,以强悍、执著而略显枯瘦的笔触,撞击着经验世界的极限,将外部世界齐整虚浮的假面戳开了个硕大的窟窿,直抵幽暗的深处,叩问着人性和存在的真实面目。

而这一切无疑都是通过偷窥者的目光完成的。而在新世纪的都市小说文本里,昔日顶戴着灵魂工程师桂冠的作家成了不折不扣的偷窥者。他们并不摆出趾高气扬的姿态,并不急切地在大庭广众中占据制高点,以期达到振臂一呼万人相从的效应,而是隐姓埋名地混迹于庞杂汹涌的黑黝黝的人潮中,充分调动开掘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的潜力,好奇贪婪地从滚滚而过的生活之流中汲取、抓捏、抢夺着光鲜、浮浅、转眼即逝的残片断瓦,随后将它们精心拼缀浇铸成惊艳炫目的人工制品,它们或发人深省,或可悲可叹。本雅明在分析波德莱尔笔下19世纪中叶巴黎都市生活场景时,曾将那些在喧嚷的街头终日游荡的游手好闲者比作侦探,“他只是看起来无所事事,但在这无所事事的背后,却隐藏着不放过坏人的警觉。这样,侦探家看到了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广阔领域。他具有与大城市节奏相合拍的各种反应。他能抓住稍纵即逝的东西。这使他把自己梦想为一名艺术家。”^①这成了现今栖居于都市中的众多艺术家的真实写照。

由于有着种种无从跨越的阻滞(有形或是无形),对于窥视者而言,外部世界尽管广袤,但可供长久窥视的对象很快会趋于枯竭,就像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上,起先对于海洋的新奇感会被日后单调重复的波浪所吞噬;而对于人们内在世界的窥视,则开辟了一条新的维

^①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59页。

度,人们可借此抵达一个辽远广阔的国度。自然,人们无法真的像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钻到外人的肚腹之中,尽情观览其间的奥秘,但可以依靠眼神、动作以及一系列外在可见的位移将触角伸入那深幽诡秘的内部世界。收在这本集子中的许多作品,展示了这种向人物内心窥视而收获的成果。陈家桥的《人妖记》可谓一篇风格奇谲的作品。这不仅体现在其对中缅边陲地区那浓郁的热带风光浓彩重墨的渲染涂抹,更主要是它以一个变性人为主角,将他皱褶丛生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示了出来。陈家桥笔下的变性人,由于做过变性手术,在观众眼里是个猎奇消费的对象,没有人会真切关注他别具一格的内心生活。而这个变性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对爱情的强烈渴求,但他奇特的社会身份成了一道厚实的樊篱,将他与其他人隔开。人们习惯性地将他的一举一动视为抽空了真实感情后的职业包装,但他却对一个游客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眷恋。它是如此强大,以至变性人一度失态,追到对方旅馆之中与他相会。不幸的是,这只是也只能是“瞬间的爱情”,两人都无法突破各自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规制,无法尽情地投入对方的怀抱,享受爱恋的甜蜜与迷狂。因而,“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式的迷惘与哀伤成了萦绕全篇的主基调。设想一下,如果作者没有将窥视的触角瞄向变性人的内心深处,就不会有这样一部袒露变性人隐秘情史的作品出现。

而日常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琐屑平凡的事件,在窥视者的眼里,也散射出五彩缤纷的光柱。盛可以的《TURN ON》聚焦的是丁燕、张旭这一对情侣近乎“七年之痒”的感情危机。这是一个滥之又滥的题材,很难写出多少新意。作品全篇以丁燕的第一人称自白的口吻写成,其间你找不到习见的学生腔文艺腔浪漫腔,听到的只是一个情绪激动、烦乱的女子的絮叨。它没有大悲大喜后的淡定从

容,也没有青春期初坠情网的陶醉欢愉;它声调高亢,情绪起伏不定,一扫淑女的娴雅端庄,而是将一连串粗野无忌、泼辣尖锐乃至刻毒的声音灌入读者的耳际,嘈嘈切切,嗡嗡嚶嚶,不绝于耳,其间将众多世态揽于笔端,真切生动地展现了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躁动不安的心态。而作者将开煤气灶开关的动作 TURN ON 与男女情爱相类比,这一冷面滑稽姿态也委实让人忍俊不禁。

二、无名年代的个体化叙事

许多人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他们总想从林林总总的作品文本中抽绎出都市生活的总体画面,其间有着熨帖、连贯、合乎因果逻辑的勾连,然而这种尝试往往会遭遇挫败。用派克在《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中的话来说,“城市一词越来越意味着不安的、神经质的能量,城市居民越来越像鬼鬼祟祟的徘徊者,而不是公民……一个唯我的人物或叙述者,看到的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外部世界,这表明对时空的感受越来越失去原有的方向……这一现象的结果是,文学中的城市不再显得实实在在、前后一致,而变得破碎、透明,成了由碎片、变幻的情绪构成的地方。它不再是代表共同体的符号,而是代表不连续性与断裂的符号。”^①

走走的《箱子》^②展示的便是这样一幅破碎零乱的都市生态图,犹如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布满交叉小径的花园,构成了一个迂曲阴晦的时空迷宫。全篇开首人们看到的便是富商之妻喜客与保安员阿旦间的私通场面,这类场景由于社会性爱伦理的松弛而变得司空见

① 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转引自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160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 刊于2007年第11期《上海文学》时名为《什色》。

惯,失去了原本秉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然而,随后的情节推展颇有些令人意外:喜客的丈夫汤力水有个同性性伴海狸,经济拮据的海狸忍受不了金钱的诱惑,与童年的伙伴大象(同时也是性伴)用仿制手枪劫持了汤力水。但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阿旦也在此刻出现,顺手劫走了装满现金的箱子。但不料那箱子隔夜里已被喜客调包,他白白空欢喜了一场。而喜客携着巨款出走,途中却遇车祸身亡,那笔为多人觊觎的钱款落入一个陌生人之手。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由情欲、贪婪、仇恨、贫富对立交织而成的迷宫,环环相扣,各个人物都虚妄地以为自己能掌控住局面,能将对方玩于股掌之上,最后命运却给众人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上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作者的脸上闪烁着狡黠的微笑,如神灵般居高临下地审视着那些人物在命运的网罩中挣扎爬行,偶尔露出几丝淡淡的悲悯。从整体构架看,作品无疑渗透着强烈的智性色彩,但其肌理纹路并不干涩,字里行间穿插着众多都市生活的感性场景(其中不乏光鲜的时尚元素),浓郁的生活气息袅袅飘升,扑面而来。

显而易见,透过《箱子》这一纷繁芜杂的叙述文本,人们触摸到的是一种异常个体化的叙事视角。它通过构筑迷宫般的结构,试图一窥宇宙罗盘深处的奥秘,但它决然没有明显的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诉求。林那北的《沙漠的秘密》没有致力于精心编织迷宫般的叙事结构,女主人公柳静的遭遇更多地打上了社会变迁的鲜明印记。乍看之下,她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在薄薄的光鲜表皮背后,则堆叠着肮脏、让人不堪,乃至恶心的团团败絮。与女儿锦衣为了其择偶而滋生的冲突委实让她伤心落泪,但真正撼动她的则是她自以为是如指掌的丈夫唐必仁。他平日里温和体贴,但为了升官,竟不惜将女下属奉献给上层官员;这一丑行在她心里戳开了一个难

以弥补的大洞:她已无法在旧有的轨道上继续生活下去。整部作品将柳静的心理流变的过程细腻完整地展示了出来:在此,女性的个体化叙事已不局囿于一己的狭小天地,而与身外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她精神上的自我觉醒与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并肩齐行。而像王安忆脍炙人口的短篇名作《发廊情话》,从标题上看,很容易将它归入这些年风靡一时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范畴之中。但细读之后便可发现,《发廊情话》与有着强烈社会伦理诉求的后两者大相径庭。虽然同样以底层社会的人物为对象,但王安忆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人物性格、命运以及他们艰难的生存处境(尽管读者可往这一维度加以联想),并不想深究深藏其后的社会、伦理意蕴,她醉心的是发廊里散漫、细碎、近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状态,发廊老板,两个洗发的外来妹,一个神秘兮兮的女人,构成了一个狭逼、平淡无奇的小世界。那女人的大段讲述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主体,而她滔滔不绝的讲述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其暧昧的真实身份也只是在结尾处作了暗示。人们可从中觉察到世态人情的变迁,但它难以被化约到社会、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中。

相比之下,吴玄的《发廊》聚焦的则是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人们心态与精神伦理的颠覆性影响。对于金钱财富的强烈渴求,使传统的道德伦理濒于崩溃瓦解的境地,而发廊这一变相的色情场所,直接促成了方圆与其丈夫李培林的堕落,他们心中原本蛰伏冬眠的恶的元素快速膨胀蔓延:李培林因与人斗殴而高位截瘫,后因丧失了性功能而整日醋意重重,对方圆横加打骂,最后在车祸中意外身亡。但作者无意作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延伸发挥,他只是力图展示方圆等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任晓雯的《平安夜》则沿袭了同一脉络,它聚焦的是底层社会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亲人间无法消释的猜忌与敌意,肆无忌惮的强奸,致长辈于死地的猝然而至的暴力。对人性恶

不加掩饰的近距离展示将先前贴附在底层社会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道德光环一扫而空。

同是以底层小人物为描绘对象,徐则臣的《西夏》则显现出别样的暖色调。作为众多“京漂”的一员,小书店老板王一丁遭遇了一场奇遇,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哑巴女孩西夏闯入了他的生活。他先是想将她赶走、甩掉,但一来一往间,两人产生了“类似亲情和爱情的疼痛感”,最终两人的命运联为一体,难舍难分。这里,底层小人物相濡以沫的美好情愫成了作者着力发掘的焦点。与徐则臣的其他“京漂”小说(如《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我们在北京相遇》)相比,由于设计了一个哑巴女孩的形象,在写实的背景上,《西夏》披罩上了一层神秘氤氲的气息。

从小说类型看,张生的《芥末》可视为一篇世纪之交的成长小说,青春期的骚动不安,爱情与友情,背叛,构成了它的主题词。萍水相逢的李伟林闯入了主人公的生活,几经周折,夺走了他钟爱的女友,将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糕,就像芥末将人呛得眼泪鼻涕流了一大把,随后便人间蒸发,不留痕迹。它犹如一曲青春的挽歌,明澈清亮的音调中染带着淡淡的哀伤与迷惘。需要指出的是,与十九世纪初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那些愤世嫉俗的拜伦式主人公不同,张生笔下的同名主人公尽管与这个世界间有着摩擦,但总体上活得相当滋润,如鱼得水。因此,人们无法从中推衍出多少社会伦理方面的内涵,也无从看到卓尔独立的个人与平庸芜杂的社会对峙的激越情怀。而且,一旦这些主人公跨过了青春的门槛,他们便会变得成熟干练,成为社会的中坚栋梁,先前的感伤情怀便成了遥远的梦幻。

上述文本构缀成了多声部的合奏曲,没有单一、宏大的主题可以将它们涵盖、统辖、消融。这些极富个体特色的声音倔强,锐利,难以降服,同时也调皮幽默,带着玩世不恭的腔调,不时嘲谑着雍容庄

严的主流价值观念。它们汇成了一股股晦暗难辨的漩流,成为自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文化无名状态的鲜明表征。

有关无名的文化状态,陈思和先生曾作过十分精彩深入的阐述,与有着“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的共名状态相反,“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文化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①曾几何时,文学有着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在80年代,改革开放,反思文革,人性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文化反思,它们成了凝聚人们注意力、刺激人们想象力和激情的大写的主题词。当年由张艺谋导演、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霎时间红遍大江南北,它浓缩了那个共名时代人们的心声。而在随后的90年代,传统的价值体系失效,社会共识断裂,文学已失去了“重大而统一的主题”,分化为众多个个不同、以自我为中心的自言自语。随着都市化的快速进展,传统的乡村社会日益式微,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陌生人社会,这无疑也加剧了个体的原子化和孤独感。因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相比,都市文学叙事的无名特征展现得尤为鲜明。在这种情形下,读到韩东的《呦呦鹿鸣》这样具有奇异风格的作品实不足为奇。无手的畸形婴儿日益缩小,最后退回到母胎之中,而八岁的男童竟是高僧转世,这一神神道道的叙述将人们引入一个佛教意味浓厚的超现实的时空,现世不再是单纯的现世,它与前世、来世环环相扣、因果相衔。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会在80年代共名的

^①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版,262页。